

編號：135

岳陽樓記

范仲淹

慶曆四年¹春，滕子京²謫守巴陵郡³。越⁴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⁵興。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、今人詩賦於其上；屬⁶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⁷，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⁸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⁹矣。然則北通巫峽¹⁰，南極瀟湘¹¹，遷客騷人¹²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¹³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¹⁴，濁浪排空；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¹⁵；薄暮冥冥¹⁶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¹⁷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¹⁸，感極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¹⁹，波瀾不驚²⁰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；沙鷗翔集²¹，錦鱗游泳，岸芷汀蘭²²，郁郁青青²³。而或長煙一空²⁴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²⁵，靜影沉璧²⁶；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²⁷，寵辱²⁸皆忘，把酒臨風²⁹，其喜洋洋³⁰者矣。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為³¹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³²。居廟堂之高³³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³⁴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歟！噫！微斯人³⁵，吾誰與歸³⁶！

一、作者簡介

范仲淹（公元 989 – 1052），字希文。生於宋太宗端拱二年（公元 989），卒於仁宗皇祐四年（公元 1052）。唐宰相履冰之後。其先，邠州人；後徙家江南，遂為蘇州吳縣人。二歲而孤，母更適淄州長山朱氏，從其姓，名說。少有志操，既長，知其身世，乃感泣辭母，去之應天府，依戚文同學。晝夜不息，冬月儻甚，以水沃面。食不給，至以糜粥繼之。人不能堪，仲淹不以為苦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公元 1015），二十七歲，舉進士第，為廣德軍司理參軍，迎其母歸養。改集慶軍節度推官，始還姓，更其名。

仲淹汎通《六經》，長於《易》，學者多所追隨，為執經講解，無所倦。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、諸子，至易衣而出，晏如也。每激論天下事，奮不顧身，梅聖俞作《啄木》詩以見意，曰：「啄盡林中蠹，未肯出林飛。不識黃金彈，雙翎墮落暉。」雖數出外補，然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，實自仲淹倡之。朱子嘗贊之曰：「宋朝忠義之風，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。」

仲淹出身孤貧，而早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觀其《遺表》曰：「臣生而遂孤，少乃涉學，游心儒術，決知聖道之可行；結綬仕途，不信賤官之能屈。」故通經致用，學以濟世；摒棄浮華，兼資文武。仁宗康定元年（公元 1040），知延州。與韓琦經略涇原，平定西夏。慶曆三年（公元 1043）還朝。因思改革積弊，奏陳十事。旨在澄清吏治、強兵富民、修明治政，史稱「慶曆革新」。惜為呂夷簡所阻，謗毀盡出，遂無功沮罷。慶曆六年（公元 1046），出貶鄧州。復徙杭州、青州。會病甚，請穎州，未至而卒。年六十四。贈兵部尚書，諡文正。有《范文正公集》傳世。

仲淹品格高尚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愛民若赤。史稱「仲淹內剛外和，性至孝，以母在時方貧，其後雖貴，非賓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，僅能自充。而好施予，置義莊里中，以贍族人。汎愛樂善，士多出其門下，雖里巷之人，皆能道其名字。死之日，四方聞者皆為歎息。為政尚忠厚，所至有恩。邠、慶二州之民與屬羌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。及其卒也，羌酋數百人，哭之如父，齋三日而去。」

元好問讚其材器，曰：「文正范公，在布衣為名士，在州縣為能吏，在邊境為名將，其材、其量、其忠，一身而備數器；在朝廷，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。求之千年，蓋不一二見，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。」

蘇軾讚其仁德，曰：「今其集二十卷。……其於仁義禮樂、忠信孝悌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，欲須臾忘而不可得；如火之熱，如水之濕，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。雖弄翰戲語，率然而作，必歸於此。故天下信其誠，爭師導之。」才全德備，可謂君子。讀其書，想其德，慕其人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文章不朽，亦在是也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甲、范滕交誼

滕子京（公元 990 – 1047），名宗諒，河南人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公元 1015）與范仲淹同科進士，授泰州軍事判官，遷當塗（今安徽當塗縣）、邵武知縣。仁宗天聖中任大理寺丞，七年（公元 1029）六月，京師大雷雨，焚毀殿宇。太后論罪，罷宰相王曾，范、滕等上疏，以天災示警，喻太后還政仁宗。太后怒，貶范出河中府（今山西永濟縣）通判，滕遠謫邵武知州。翌年回京。越三年，坐范諷事株連，降池州（今安徽貴池市）監酒。輾轉在外。其後，西夏李元昊反，除刑部員外郎，職直集賢院，出任涇州（今甘肅涇川北）知州。安撫邊民，立有戰功。范仲淹薦以自代，擢天章閣待制，遷慶州知州。既詔罷，又監察御史梁堅劾奏子京費公錢十六萬貫，復遣中使檢視。子京恐連逮者眾，因焚其籍以滅姓名。上怒，時仲淹參知政事，力救之，止降一官，貶虢州（今河南靈寶市）知州。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，以為滕子京「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，所坐太輕」。慶曆四年（公元 1044）春，貶岳州（今湖南岳陽市）知州。慶曆七年（公元 1047）初，調任蘇州，三月後，病逝蘇州任所。葬於蘇州，後遷葬於青陽縣城南金龜源（今安徽青陽縣）。

范滕既屬同年，且氣類相投，登第後，嘗共遊青陽、九華山；後復以上疏論政致謫，友情彌篤。滕子京才高負氣，仲淹對之極為推崇。子京坐貶池州監酒，嘗約仲淹共遊。范有《酬滕子京同年》詩，曰：「謝家風雅若為酬，散吏方耽海上遊。疏懶幾忘傳筆夢，寂寥仍有負薪憂。欲歌蘭雪歸真隱，敢向簪軒競急流。如共茂先瞻氣象，莫言神物在南州。」對子京推崇之意，想念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子京仕途坎壈，官位雖止天章閣待制，而有治民之方。王辟之《澠水燕談錄》更謂「滕子京謫巴陵，治最為天下第一。」及子京卒，范作《祭同年滕侍制文》。言詞悲痛，更作淋漓重筆，歷述貶謫巴陵之事，曰：「御史風言，用度非輕，投杼之際，遷于巴陵，巴陵政修，百廢具興。雖小必治，非賢孰能？」對子京備受彈劾，出貶岳州，實有忿忿不平之意；對子京管治巴陵，政通人和，而具惺惺相惜之心。

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謂范仲淹「用人多取氣節，闊略細故」。子京為人，亦是不拘細務，二人聲氣相類，仲淹推波助瀾，擢拔引進；終以子京坐耗費公帑，有司核彈而不果。滕子京果貪墨之人耶？史稱「宗諒尚氣，倜儻自任，好施與。及卒，無餘財。所蒞州喜建學，而湖州最盛，學者傾江、淮間。」《閩書》稱其知邵武軍州時，「自任好施予，喜建學，為人尚氣倜儻，清廉無餘財。」王辟之《澠水燕談錄》道出箇中真相：「慶曆中，滕子京守慶州，屬羌數千人內附。滕厚加勞遺，欲結其心。」滕子京之耗費，其實祇是撫順懷柔內附羌民，弭平邊患而已，絕非貪財好貨者。坐耗費公錢之事，黨爭構陷耳。仲淹不信其貪，不害其侈，不忍其讒，極力營救，兩人相知之深，又豈止於同年友善者耶？

乙、寫作背景

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曰：「滕宗諒知涇州，用公使錢無度，為台諫所言。朝廷遣使者鞠之。宗諒聞之，悉焚公使歷。使者至不能案。朝廷落職，徙知岳州。」翌年，重修岳陽樓。修畢，乞序於范仲淹，時范出知鄧州。滕子京《求記書》曰：

六月十五日，尚書祠部員外郎，天章閣待制，知岳州軍州事滕宗諒謹馳介致書，恭投邠府四路經略安撫資政諫議節下：

竊以為天下郡國，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，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，樓觀非有文字稱記不為久，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成著。……巴陵西，跨城闔，揭飛觀，署之曰岳陽樓，不知俶落於何人。……去秋以罪得茲郡。……乃公命僚屬，於韓、柳、劉、白、二張、二杜、逮諸大人集中摘出登臨寄詠，或古或律，歌詠并賦七十八首，暨本朝大筆如太師呂公、侍郎丁公、尚書夏公之作，榜於梁棟間。又明年春，鳩材僱工，稍增其舊制。古今諸公於篇詠外，率無文字統紀。……恭維執事文章器業，凜凜然為天下之時望，又雅意在山水之好。冀戎務鮮退，經略暇日，少吐金石之論，發揮此景之美，庶漱芳潤於異時，知我朝高位輔臣，有能淡味而遠托思於湖山數千里外，不其勝與？謹以《洞庭秋晚圖》一本，隨書贄獻，涉毫之際，或有所助。

本文寫於慶曆六年（公元 1046）。范仲淹未嘗至岳州，是對畫圖而寫成者。當時范出知鄧州，是序之作也，既抒鬱結之情，述其平生志向，自勉自勵。蓋仲淹一生為國為民，先憂後樂，早歲讀書淄州醴泉寺，已有「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」之志（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）。四十年夙願，絲毫未改。史家亦讚美不已。《宋史·范仲淹傳論》曰：「然先憂後樂之志，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。」本文之作也，是記岳陽樓，亦是澆心中不平塊壘。

再者，本文又為箴規滕子京而作。周輝《清波雜誌》曰：「放臣逐客，一旦棄置遠外，其傷悲憔悴之嘆，發於篇什，特為酸楚，極有不能自遣者。滕子京守巴陵，修岳陽樓；或贊其落成。答以：『落甚成？只待憑欄大慟數場！』閔己傷志，固君子所不免，亦豈至是哉！」滕子京性情中人，悲喜失節；既傷身心，亦損公務。范仲淹之作也，以憂樂之道，平和其悲損之太過。

范仲淹玄孫公佺《過庭錄》記其事，曰：「滕子京負大才，為眾所嫉。自慶帥謫巴陵，憤鬱頓見辭色。文正與之同年，友善，愛其才，恐後貽禍；然滕豪邁自負，罕受人言。正患無隙以規之。子京忽以書抵文正，求《岳陽樓記》；故記中云：『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』其意蓋有在矣。」袁中道《遊岳陽記》亦曰：「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

地，鬱鬱不得志，增城樓為岳陽樓。既成，賓僚請大合樂落之。子京曰：『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！』范公『先憂後樂』之語，蓋亦有為而發。」最後，滕子京不負眾望，戮力王事，名垂典冊，「治最為天下第一」。是范仲淹文筆之功耶？過珙曰：「此雖文正（范仲淹）自負之詞，而期望子京，隱然言外。必如是，始得斯文之旨。」

丙、岳陽樓說

岳陽樓在今湖南岳陽，即舊城西門城樓。相傳舊為三國吳大將魯肅之「閱軍樓」，西晉、南北朝時稱「巴陵城樓」。現樓則為唐玄宗開元四年（公元 716），張說貶岳州時所建。千年之間，久歷滄桑，岳陽樓屢毀屢修。有史可稽者，修葺三十多次。清代順治、康熙年間，曾多次火毀，多次修繕。光緒六年（公元 1880），岳州知府張德容，見岳陽樓「斷碑殘碣，縱橫滿地，樓基拆裂，大有傾圮之勢」。遂大事整修，樓址東移六丈，並撰《重修岳陽樓記》，謂「自宋以來，或修或毀，不知幾易。其修也，則層簷飛閣，岌煥於其上，文人才士登眺而徘徊；其毀也，則橫波巨浪，衝擊於其下，遷客騷人矯首而太息。」此次重修，即為今日所見形制。

岳陽樓日久失修，民國之時，已是「牆穿瓦敗，四壁空存，重門徒啟」。民國二十一年（公元 1932）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倡議修建。翌年，湖南省政府撥款萬元，重新修葺。于右任作《重修岳陽樓記》，以述其事。作家汪曾祺（公元 1920 - 1997）描述岳陽樓形勝，曰：「我在別處沒有看見過一個像岳陽樓這樣的建築。全樓為四柱、三層、盔頂的純木結構。主樓三層，高十五米，中間以四根楠木巨柱從地到頂承荷全樓大部分重力，再用十二根寶柱作為內圍，外圍繞以十二根簷柱，彼此牽制，結為整體，全樓純用木料構成，逗縫對榫，沒用一釘一鉚，一塊磚石。樓的結構精巧，但是看起來端莊渾厚，落落大方，沒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氣。在煙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壓得住，很有氣魄。」岳陽樓，可謂千古名樓。人以樓傳，名以文傳，滕子京為不朽矣。

三、注釋

1. 慶曆四年：慶曆（公元 1041 - 1048），宋仁宗（公元 1010 - 1063）年號。慶曆四年，即公元 1044 年。
2. 滕子京：滕子京（公元 990 - 1047），名宗諒，字子京，河南人。與范仲淹同科進士。坐費公錢事，謫貶岳州，因重修岳陽樓。事見《宋史·卷二零三·滕宗諒傳》。
3. 謫守巴陵郡：謫：貶官。守：太守之簡稱。此處作動詞用，出任為太守也。太守，漢官制，秩二千石。隋朝廢郡太守，宋朝改稱知州。巴陵郡，即岳州，今岳陽市。意指貶官為岳州知州也。
4. 越：及也，亦解作過也。

5. 具：同「俱」，全也。
6. 屬：同「囑」。囑咐也。
7. 勝狀：勝：美也。狀：狀貌、形勢。勝狀：即指美景。
8. 浩浩湯湯：湯：水大貌。㊟[商]，[soeng1]；㊟[shāng]。《詩經·衛風·氓》：「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。」《毛傳》：「湯湯，水盛貌。」
9. 備：全也，詳盡也。
10. 巫峽：屬長江三峽，位四川巫山縣，於洞庭湖西北方向。
11. 瀟湘：瀟：瀟水。湘：湘水。於湖南境內，向北流入洞庭湖。
12. 遷客騷人：遷：遷謫也。騷：《離騷》簡稱。蓋屈原憂愁憂思而作《離騷》。騷人：即是詩人，或指仕途失意之文人。
13. 靈雨霏霏：靈：同「淫」，過量也。靈雨：久雨也。霏霏：雨線細密貌。
14. 怒號：怒：強勁貌。號：呼嘯也。㊟[豪]，[hou4]；㊟[háo]。怒號：風聲激越貌。
15. 檣傾楫摧：檣：船桅。楫：船槳。傾：側也。摧：毀也。意謂船隻翻覆沉沒。
16. 冥冥：冥：昏暗貌。㊟[名]，[ming4]；㊟[míng]。
17. 去國：去：離開也。國：指中國，即京師。去國：離開京城。意謂遠謫也。柳宗元《別舍弟宗一》：「一身去國六千里。」
18. 蕭然：蕭條冷落。
19. 景明：景：日光也。景明：日光照耀。
20. 波瀾不驚：驚：起也。言湖面平靜無波。
21. 翔集：翔：飛翔。集：聚集、棲息。
22. 岸芷汀蘭：芷、蘭：香草也。汀：小洲也。
23. 郁郁青青：郁郁：文彩豐盛貌。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」《集注》曰：「郁郁，文盛貌。」引伸作色彩豐盛、香氣濃郁之意。青青：茂盛貌。《詩經·衛風·淇奧》：「綠竹青青。」
24. 長煙一空：長煙：空中水氣。空：消散也。空中水氣，頓時消散。
25. 浮光躍金：浮光：月光浮於水面之上。躍：跳動也。躍金：如金線般躍動。
26. 靜影沉璧：影：月影也。璧：白玉也。月光倒影如白玉之沉於湖中。
27. 心曠神怡：曠：開朗也。怡：悅樂也。
28. 寵辱：寵：得寵。辱：受辱。《老子·十三章》：「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，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上，辱為下，得之者驚，失之者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」本句反用《老子》之意。
29. 把酒臨風：把：持也。臨：對也。
30. 其喜洋洋：洋洋：自得之貌。
31. 或異二者之為：或：或許。異：不同。二者之為，以己以物為悲喜者。
32. 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：此句互文見義，意謂不以外界景物之悲喜以為悲喜，又不以一己際遇之悲喜以為悲喜。

33. 廟堂之高：廟堂：朝廷也。意謂高高在上之朝廷。
34. 江湖之遠：江湖：指隱居之所。意指遠離富貴。
35. 微斯人：微：無也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子曰：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斯人，指「古仁人」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者。
36. 吾誰與歸：即「吾與誰歸」。歸：效法、依歸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甲、篇章結構

首段言作記之由。

謫守二字是一篇眼目。二字便伏當憂君意。政通二句，在題前點一層，立言得體。著此二句，方入修樓，有步驟。增舊則勝前，唐賢今人，伏前人。點出作記。本段文字，本諸子京之書。

次段撇開岳陽樓之勝概。

予觀乎句，提筆放開。在洞庭湖句，點出洞庭。含遠山四句狀湖，朝暉夕陰二句，包括下文諸景。此言景之常地，下開景之變，景之佳，皆由此出。接以岳陽樓一語鎖住，如此方是記樓，而非讚湖。前人之述句，回應前刻唐賢句，岳陽樓大觀，已盡前人詩賦之中，不必重述。故用此句撇開轉下，此人詳我略，亦是脫卸之法。遷客騷人，暗指謫守，回應上文；覽物之情，鎖結洞庭，開下兩段。

三段言覽物之悲者。

若夫十句，從氣象萬千中，先發出一段陰慘之景。去國懷鄉四句，是一種覽物之情。伏下不以己悲句，生出憂字。此言憂己，帶出下文憂君憂民之別。

四段言覽物而喜者。

至若十四句，從氣象萬千中，再發出一段陽和之景。心曠神怡四句，又是一種覽物之情。伏下文不以物喜句，生出樂字。反襯滕子京之貶謫。

此二段只是借用作為下文翻騰作勢。下段方是正文。

五段以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主旨，正意作結。

予嘗求句，提出古仁人，並為滕子京箴規。「或異二者」句，「異」字回應上文，更推出一層。「居廟堂，處江湖」四句，明言所謂古仁人之心。「憂樂」二語，是全文關鍵。居高憂民，是進，是正面；處遠憂君，亦是憂民，是退，是側面。無論進退，始終都是以民為先。高遠進退，雖然並寫；言高言進，是襯筆，言遠言退，方為正意。規勸子京，應以處遠知退為警惕，不忘人民。寫來語意渾融無迹。上接應「遷客騷人」，下開「微斯人」句，箴規自勵，一齊揭出，筆力萬鈞。

乙、立言得體

岳陽樓，是遊賞之地；滕子京，係貶謫之人；重修費，乃國家公帑。滕子京既坐靡費公錢，謫守岳州；而今又重修岳陽樓，此樓既無軍事之用，復無民生之利；重修也者，是擴建修築，增其舊制，鏤刻古今詩賦，羅列其中，徒供賞玩而已。當時言論熾熱，滕子京此舉，無異投毫羽於洪鑪，必無餘燼；復求范仲淹作文以記，大做文章，不啻火上加油，更招物議。

此文之作也，臨深履薄，措辭謹慎，絲毫放鬆不得。若誇其建樓之功勞，輪奐之美，則靡費之前科，必遭攻擊，難免再受貶謫者矣。苟譽其政績之卓越，潤澤之深，則仁宗之詔責，有司之彈劾，豈為失察，而有賞罰不明之譏。是文之作也，動輒得咎；無論如何，最終推使滕子京於絕地。如何絕處逢生？兩難之間，實難措辭。

范仲淹舉重若輕，文章開頭，即以「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」數語，輕輕帶過，即入重修岳陽樓事。下筆雖輕，卻是力發千鈞。越明年，言其成效之速；政通，言其政令之行；人和，言其上下之洽；百廢具興，言其對症之準繩，下藥之正確。而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」八字，祇是印象概括，輕輕道出，毫無誇功之意、標榜之情；更有知所後先，先公後私之心。為才大自負，為眾所嫉之滕子京，立於不敗之地。立言最為得體，文章最為有法。讀本文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立言得體，文家共識。柳宗元坐王叔文黨，遠謫永州。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曰：「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。其隙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。」是復用無望，動輒得咎；不能再言事功，祇求免於刑戮，故曰「恒惴慄」。此待罪之身言語也。

仁宗慶曆五年，范仲淹因新政遭貶。歐陽修上書分辯，遂貶滁州。滁州地處偏遠，歐公蒞滁，刑清政簡，與民共樂。《醉翁亭記》曰：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」一片政通人和，洽熙雍容之象；而以曲筆出之，文字含蓄，有自負之心，而不見自負之語。

神宗熙寧八年，蘇軾以四十之年，通守杭州，風華正茂。因念弟在濟南，故以杭州移蒞密州。高密僻遠，窮山惡水；然得聚天倫，聊復為樂。是以臨政治民，心境平和，而無戚戚之心、汲汲之意。故《超然臺記》曰：「余既樂其風俗之純，而吏民亦安於余之拙也。」同是政通人和，卻說得平淡如水，風度超然於物外。

因人因事、因時因地之不同，而有不同之表述；終能恰如其分者，是謂立言得體。此為文章三昧，學者不可不知也。

丙、取景述情

寫景之法，有實寫，有虛寫。實寫者，對景摹描，如印之印泥。虛寫則要從想像中來。吳曾祺《涵芬樓文談》，論「寫景」曰：「大抵寫實景易，寫虛景難，所謂著迹易無行地難。」虛景必先有意。立意之法，在悲喜相生。

證之以詩：李白《越中懷古》：「越王勾踐破吳歸，戰士還鄉盡錦衣。宮女如花滿春殿，祇今惟有鷓鴣飛。」破敵凱旋，衣錦還鄉，宮女盈殿，皆從前樂事樂景，想像景也；鷓鴣紛飛，荒涼寂寞，眼前景也。由目前荒落，想到昔日繁華，樂景襯托悲景，則悲情盡生矣。

證之以文：歐陽修《真州東園記》：「芙蓉芰荷之滴瀝，幽蘭白芷之芬芳，與夫佳花美木，列植而交陰；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。高甍巨桷，水光日影，動搖而上下；其寬閒深靜，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；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。嘉時令節，州人士女，嘯歌而管絃；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颼颼鳥獸之嗥音也。」歐陽修未見東園，是對圖而作，寫前後盛衰之景、悲喜之異，皆由想像中來。

如何將心中之悲喜，成為讀者之悲喜？曰：寫景。如何將悲喜之情，變為悲喜之景？曰：情景相生。如何相生？曰：取景。取景之法，在於樂景寫樂情，悲景寫悲情。

范仲淹亦未嘗至岳州，《岳陽樓記》是對《洞庭晚秋圖》而寫，故用虛寫。運意用筆，一從悲喜而來。中間鋪排兩段，一段寫悲，一段寫喜。悲景敘悲情，樂景敘樂情。自然風景，本無哀樂；然人心所同，各賦悲喜。《詩品序》曰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」是以「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」春生夏長，生機勃發，見之則喜；秋冬肅殺，天地陰閉，感之而悲；是人情之常也。杜甫詩「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」，樂景也。「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迴」，悲景也。寫悲喜之景，達悲喜之情。「若夫霪雨霏霏」一段，全是悲景，而有「感極而悲」之情。「至若春和景明」一段，全是樂景，遂有「其喜洋洋」之意。學者儲才於平時，於臨文之際，手到拿來；則博物眾庶，皆為我用，何患訥訥難言者哉！

中間兩段，以悲喜之景，敘悲喜之情；由情緒之悲喜，推出下文理智之憂樂，最終歸結於「憂國憂民」。由景入情，由情至理，愈唱愈高。過珙《古文釋義新編》曰：「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，不可及矣。尤妙在入後憂樂一段，見得惟賢者而後有真憂，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。樂不以憂而廢，憂不以樂而忘。」

丁、鎔經鑄史

唐文治《國文經緯貫通大義》曰：「首段以『覽物之情得無異乎』，開出憂樂二意。中間一段憂，一段樂，末段以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』作封鎖。浩然正大之氣，隱躍行間；而才鋒絕不外露，格局自然整嚴，望而知為端人正士之文。雖不能至，心向往之矣。先天下之憂一句，實隱用孟子『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』之意，而造語則更深一層。此可悟襲古變化之法。」

作文運思，必須先有一番理論，了然於胸，方有見地。學問之由來，《文心雕龍》曰：「積學以儲寶，酌理以富才。」韓愈一代文宗，閤中肆外，亦是旁搜遠紹，左右具宜。《進學解》曰：「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。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。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。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。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。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。」此之謂也。讀書明理，是不二法門。范公憂樂先後之意，脫胎經義。是用《孟子》，抑或《大戴禮記》「先憂事者後樂事，先樂事者後憂事」者，其致一也。